

道園學子古錄卷之十

在朝彙中

雍 震 集 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肇隆重祭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

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筆墨侍機謀夙夜在右內則

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兼謙

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亦勅書以賜之。建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蕝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唐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其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為亂。一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

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各字義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賞為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始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其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傳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閻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自王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者西和晉庾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閱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集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錄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

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員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員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問太尉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問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

以下皆中書造命其書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璽漢昭回龍光易奕未有若臣丑問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任之密者事益嚴丑問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迹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竒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二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又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題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其議論也將軍之子瑤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聞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日蜀人虞某伯生麻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道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成器權輿於安定非一畫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一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

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審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季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函氣純靈不利割不銼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慮息純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其多皆瞻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公大宗師看劍

道舊而亡其文蓋二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集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曩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院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者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瞻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二體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諫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

得困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使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書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衆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續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其書

跋王端明書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

偶然哉雍虞其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旣登天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調乎止以藝言則不足蓋振鵬之倦二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其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策禮丈繁絲采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宋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與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畫哥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宋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二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勿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康平閻公抑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冲章而舊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

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勿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文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二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出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來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不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章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者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謹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禹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諫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永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請禮

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二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主攻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大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子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僦焉以歸爲子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調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木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欽風沙裏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
流擬晉宋而無怵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
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峯所爲此近是哉然諸河南
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也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齊未容無所師
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二年從其兄入觀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公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其在翰林薦
爲符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章之感沛命也夫傅先生故宋
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啓
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明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旣有序言予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
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
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
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
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哉
而為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
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
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
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
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
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公殆歟此某昔

嘗承乏與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後選以聞而集賢
曾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一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
黜之乃與其寮寮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
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
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縉纒
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
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 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筆冢具存雖與此
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來而求之矣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
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
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火者曰
魁家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
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五言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李衆

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
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
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
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
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
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
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
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
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
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二岫慶其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階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家吉
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事於太廟。予與執邊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榘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聞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一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公所

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大學生辰州教授。開隆從事。一綏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淺，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二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今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語易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平也。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洛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中晉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為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大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其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二年召故叅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立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中晉子迪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迪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失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諒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君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宋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中嚴夜啓明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帳殿御筆又侍書學士臣朶朶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二月臣朶朶來

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負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家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上日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卷八侍書學士臣孫承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氏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吳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懼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日為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二品與所居官等從道稱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閑先
生吾蜀者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
避文勝之史也其備負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
癸酉閏三月甲寅虞其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祖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
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深
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投箸蕭大
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
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空廣之無所候為公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術之薰
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
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護草詩當時
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不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為期
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雍虞集伯生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二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閭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又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末矣。爲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以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取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郎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招，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雋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履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行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勳福率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遠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其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祖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

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飢饉天關之患，而一家之間教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若狎，指顧合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誠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歲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復要宦者三十餘年既
老子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
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
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
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
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
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
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
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
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
詰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日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
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
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微於
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
寄豈以弄戲相慶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采。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堯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又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譜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譜，粉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鄉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寶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實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藉者幾數十家家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者明曰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實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室廢近歲始復構志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而贊果首啓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明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明公所題也悲回顧瞻嘆其

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驟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魯諸公方知古法而長魯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音惟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十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驚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開書最素皆隨分贊嘆且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其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体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祿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体乃佳尔提呂丈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干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社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燭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迩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著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遷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曬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書探書而劉共父謂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
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
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
曝擔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
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
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
辛未外大父侍郎揚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泐檄湖
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
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官昏又數離憂患
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
墓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
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
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春
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
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
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
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
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
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字本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
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異族姓親姻之間有能
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字本魯太常公叙其
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用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
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彜在入貞節怕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
凡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
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
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
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馬賞言功也四年
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令
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
者翰林則承旨墊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
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徹子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
及其侍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

則文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
德源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
起岩寧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趨前後除擢一書或先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
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
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
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廡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
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焚惑退舍事玉音若曰講
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
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
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懔々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逃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場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前盛衰之迹噫使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為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為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益庶幾矣至於宋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慙嚴嚴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子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
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予所以參徵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
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且其文辭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
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
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
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
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來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
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
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
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
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者踈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與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

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其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僕而類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彙十二

雍虞集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其等言待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繕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由心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平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平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義熙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此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曠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冥心神之融會成
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窮羸臣某等才勝倦倦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
古知崇效天開建肆講於前經當宁隻煩於 明詔垂憲萬
出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
明時臣某等誠勸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賢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
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
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安茲博治之材用廣聰明
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德之寄必經筵可以發聖賢
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雖至
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
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
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
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禮廣廈既極詢諮
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繼蒙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思榮愈增憂責益盛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遠方卑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依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未於蜀羸俾益消瘵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異必由於正路雖

未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辨萬壽臣某
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勸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聖曆曾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
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祭於民勞僕
載繁密跡於天授卿雲就日護國靈綬以來歸瑞靈宜年洗干戈
而載戢圭表繪龍章之成勳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
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
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遠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
典率土權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備衣衣而酌和嗇得

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罪麗桓桓而敵愾新韶依律鳳凰
嘯之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
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後戴之誠鳳詔頒頌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
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今緒用克
續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
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二事心戀
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
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
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祥衣承雀奉景福於一人權溢宮
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
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標華銜金支
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
風化詠關雅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陝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緝義府
舉治家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聖煥乎經緯
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
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繡黻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稱
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固於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簡鏤辭
白玉燭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祿胤之
昌臣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奉著家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盛慶均邦
國藉及宗枋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當珩在御祚胤開國業祥泰鈞
衡欽承典則致闕睚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朝之詩
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緯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
之美禱禴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嚴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
海屬功司各表兼總史延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備美化
詠正始於闕睚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
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
於至德慮周宇內承桃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
之孝養皇功每政柄獲稔真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
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
吉宗祀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顯後鈞陳華蓋有來萬葉
之朝甲觀書學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因本宜益重於坤
儀屢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典讓常聯棟宇之相輝得壽得
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啟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詔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寧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武尊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長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

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當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千售，私情是徇，大射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成，度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又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其敬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聞，而弥勵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
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推不致廢之職事九鳥之盛已足
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孝也博考於
訓詁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編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
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未俗妄相標
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與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
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
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
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苦患難勵志彌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其著
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
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
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稱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
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父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

職出從軍後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
道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德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澄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止自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上日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景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

制而一一勲臣之家因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
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
首師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城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
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編歷臺
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白圭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
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
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奠而納史師張九元帥
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曠
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以四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鼎

大德二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鼎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 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 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賊襄陽夏竦之兵定高麗發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且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中具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放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公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 奮 於智 為之

將推其廉取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

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准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珪者年未弱冠推釋爲吏並駕羣材一時
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莞廬而警蹙益著夫莞廬非致
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莞廬實
埋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
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
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
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
有所考哉蓋法慈惠愛民日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
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
事之識固經然呂之林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
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以有定力處物有成

謙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迂陋
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
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
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太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弥縫條理於
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賞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嚴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享政事隨施而見不為
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為可証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
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

之略無厭當喜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
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
國者皆舒遲温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禮則敘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慶已
接物温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任不躁進
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曰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公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
之意實為敬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攸當矣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

文字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視
然去之於雜志則得失朝廷其謂監學者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文字生某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
丑阻幸甚

應章盧先生初度啓

侯鴈旋春綬麟紀日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萬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宗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榘矱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李
士先生曾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隆
載歌鳴鳥之間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清輪何憚
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問於尚文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暇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仰監
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基干祿不回索居旣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擢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之芝秀亦興晚歲之歌蓋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李士先
生卓尔大雅蔚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
借更俾父長浴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躡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父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蒼天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人幾亡於世
故倦之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為善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弔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其托在交游尤深慶林虎皮畏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途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燮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綬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屈弼昌而成錫某相知最衆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王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際尚幾體照

除夜以璋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復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
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餞歲

蜡賓印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為酒遂蠲於孝享未
往大夫之拜敢宜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
持肩願祝於有年涪裁屬饗薦拍更均於嘉友清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附記微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肩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永言清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河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靈龜願維駒於朝又公
憐樛櫟顧問聽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君之夢茅
擔竹簞當從歸老之游浩有謝忱悉繼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漸盛意由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蒲輪之駕樂縹緲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擢下之老成何
有各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特履節物十鴛駢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鸚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昌采之獲溫之几席之權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嘔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三

雍虞集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牢
 邊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來地之入丞丞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勅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靈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落藩建牙轟廬帳於源河之上始修城郭宮室
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迎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
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
而至先寒而南宮耐侍從宿衛咸在允脩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
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
蕙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
以無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
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十七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
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
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穢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
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
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
何口按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餘粟或不藉
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
居貨應急需以成事適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
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廩出內
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
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
及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
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
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闡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待
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
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入而視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二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々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迺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霽澤何其思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冀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忠貞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尚書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諫官力梁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諱惠然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身是
書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三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壽車馬魚二雅
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羊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晉樂兮衣表綉
裳劔佩鐙三乘車彭之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迹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之尸祝踏陳盛服千秋萬禩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
述焉其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障之寄若
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
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 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
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在
實京兆降總管兼諸軍輿魯贈勳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
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抽誠宣力竭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
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
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
元三十一年拜參知政事位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
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諡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捏古真氏祔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表通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繫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為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振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歎然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謀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一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會其家人受富民財，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祥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諸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愕。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元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勸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巨載筆，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擊鐘鼓而祭，享之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業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鄴鄆，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合于入，某王所，皇建大都，俾奠主宗，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寔歸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孤寡，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陪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贊大祿，惟是羣庸，固將受遺，不競不諫，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尔是取，于唐宗祚，肅肅干城，勸其佚勞，出關弗驚，工師勸藝，實信盈市，本敦末緣，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典章以教，躬率善道，歷事四朝，旣節旣安，賜車

出游，眾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獻臣，我挾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寀，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薛以間，與會其天乎，衣裳之襪，樂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々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降，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廉始居衡山之崇巖，鄉奉議生楚國公，出勳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第，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吳國忠靖公葵公諱湛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確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

年以登極恩轉奉

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授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能諾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八公廣東宣撫使越入觀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遺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具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二十人扈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二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錄郡盧學為之誌又二十二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所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出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從德文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出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來出其父子所獎掖。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髻與其兄制置使潘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潘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歲時五經答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誥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未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談池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從。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上奈何則爲之罪。故吏爲新守
而已矣。公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接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成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父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闕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諸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次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捧首亂者撈之。百衆遂定。路鈴
轄詹馮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倖。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
獄。具盡杖者而黥之。錮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日。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備州寇起。連

結慶娶信之間辨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端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然司兵二千與公往定備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權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滬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親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疑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書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父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父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
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二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家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
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最貴其靈書而集先世勳業與公家
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圖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迺輯廼安不震不怒迺瞻赤子安其
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之其城民人衆多有
財有兵翼翼之墟其兵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十有層城
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譽歸撫其
民皇威孔電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之德音嗟世
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慮鑄金爲冊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
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
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
蕙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
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
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特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
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
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
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
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
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
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益運使至治三年正
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二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
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襲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出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
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為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更其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繁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博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使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阻持憲臬者尤不躓同幕頗為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隸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々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伺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揣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繼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効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出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才急於需襟抱畢輸優游無虞榷榘新擣朝服于于名駟大車爾臯我嘆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與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父壽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敵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餘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絕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困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乃心繫棘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之吏士或亡或餽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師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賊其餘殺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爾書鑄印

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後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營其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蹶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二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凶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一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嘗讓張梅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其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廣鄉長鄉村或曰長鄉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鄉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旣又出其極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衆正咸傑俱持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因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村發能後克有任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彙川淨
雲委芽藥弗齊孰及孰治使將恩言頌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武績耀之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